



# 琼崖革命武装斗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征程中，母瑞山两次保存革命火种 革命火种燃母瑞

## “百年风云录”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数不清转过了多少道弯，汽车在葱茏绿意间一路盘旋，海南日报报道组一行终于抵达母瑞山腹地，却发现坐落于此的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历史陈列馆大门紧闭。

“你们来得不巧，为了迎接建党百年，馆内正在装修。”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自耳畔响起，转头一看，84岁的馆长王学广已早早等候在此，“走，我们去看点‘鲜活’的，不会让你们白来。”

当然不会白来。棺材沟英魂长眠，青龙潭流水潺潺，“革命菜”漫山遍野……在琼崖革命武装斗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征程中，母瑞山曾两度保存革命火种，留下了太多的红色烙印。

循着“烙印”一路寻访，母瑞山的故事一点点变得鲜活起来。

### 灭不了的革命火种

灯光照亮，人影晃动，笼罩在一片夜色中的母瑞山，铿锵锵锵的锣鼓声、咿咿呀呀的琼剧声自山间的两处茅草棚子传出，引得红军战士和群众纷纷加快了脚步。

那是1928年的冬天，母瑞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不久。“当时，为了活跃紧张的战斗生活，战士们组建了一支红军剧团，自编自演琼剧节目，附近乡民文娱生活匮乏，因此也常常过来凑热闹。”在母瑞山当了20年讲解员的王学广，对这段历史早已烂熟于心，但每一次讲到这里时，他依旧会忍不住感慨：“那是一种多么难得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彼时，琼崖土地革命转入低潮，各路红军反“围剿”斗争接连失利。在得知琼崖革命委员会主席，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明率领130多名红军和部分赤卫队、琼崖苏维埃政府直属机关、附属单位军械厂人员共600余人进入母瑞山后，国民党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向外界叫嚣：“三个月内消灭琼崖共产党员和红军。”

然而国民党当局不会想到的是，他们所面对的远不止600余人——就在王文明等人文上山后不久，曾接受过我党组织宣传教育、思想觉悟较高的母瑞山当地群众，协助

战士们搭起一批草寮，并匀出家中本就不多的口粮，帮助红军度过了根据地建设之初的困难时期。

革命事业离不开群众支持，但更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1929年夏，王文明组织人员烧山开荒，进行生产自救，先后开辟了3个红军农场，种植水稻、番薯、瓜菜等作物；同时，办起琼崖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和民众训练班、军械厂、红军医院、印刷所、粮食加工厂、缝纫组等。

定安县翰林镇中瑞居马郎村位于母瑞山脚下，该村苗族老人李明达曾给王文明送过信，三次见过冯白驹。在他的指引下，人们找到了红军剧团、缝纫组等13处当年的遗址，并于2016年全部进行修复。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当年红军练兵场的‘司令台’。”站在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广场前，王学广用力跺了跺脚，随后又大步朝广场左侧的一条小路走去，“光是那里，就保存有5处遗址。”

有意思的是，红军剧团、供销社、缝衣组等遗址紧挨着，前后相距不过数米远，俨然一处热闹的“便民生活圈”。可以想象，那定是硝烟战火中难得的一段美好时光。只是，这样的美好并没有持续太久。

### 道不尽的不屈岁月

就在这处“便民生活圈”的外围，坚守在红军交通处岗位上的交通员们神经始终紧绷。很快，他们敏锐地察觉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1932年8月，广东军阀陈济棠为扑灭琼崖的革命烈火，派其警卫旅长陈汉光率3000多人赴琼，向琼崖革命根据地发起了第二次“围剿”。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困，红军主力向乐会转移，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和琼苏政府主席符明经、秘书长王业熹则带领特委和琼苏政府机关以及警卫连100多人，继续留在了母瑞山。

但此时的母瑞山早已没有了往日的生机——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下，山上的红军军械厂、粮食加工厂、后方医院毁于一旦，粮食、物资也全部被洗劫一空，100多人面临的是饥饿、疾病、寒冷等多重侵袭。

没有穿的，那就披上树皮；没有盖的，那就把芭蕉叶烤热了当被子；火柴用光了，那就试试钻木取火……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们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战胜了各种困难和恶劣，但饥饿的折磨却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到底

1932年底，这支队伍仅剩下20余人。

“这么多的树叶野草，还能饿死人？鲁滨逊漂流在荒岛上，也没谁给他粮食呀。”王业熹偏不信邪，在彻底断粮时，用一席话逗得众人哈哈大笑。对啊，管它什么树叶野草，苦的、酸的、涩的、麻的，只要能饱腹，都要尝一尝。

终于，在一堆堆野草中，他们找到了一种半尺多高、茎软叶嫩，学名叫野茼蒿的植物。

“就是它。”历史陈列馆外围走廊上，王学广端起一簇被他从山间移植到矿泉水瓶中的野茼蒿，言语间难掩兴奋：“它吃起来虽有些苦，却能提供营养，后来成了战士们的主要口粮，被冯白驹命名为‘革命菜’。”

为什么叫革命菜？因为它是革命的“支持者”，因为它像革命人一样拥有顽强的生命力。

1933年4月，冯白驹等25人历经8个多月“野人”般的生活后突围下山，经过三天三夜的昼夜行，终于回到他的家乡琼山长泰村。至此，革命火种再次得到保存。

### 讲不完的红色故事

红军成功转移了，母瑞山的红色故事却并没有结束。

时间转眼来到20世纪50年代，来自各地的大批工人、农民及转业、退伍军人响应党的号召，再次踏上通向母瑞山革命老区的土路，掀起又一股建设热潮——这一次，他们建立的“根据地”叫作国营中瑞农场。

王学广是当年的建设者之一。1961年，师范毕业的他来到中瑞农场小学，成了一名教师。“那时候山上住的都是茅草房，下山赶集要走近一小时的山路。”山里条件差，王学广起初有些熬不住，直到有一次，他带学生到山上砍芒草做扫帚时，偶然发现了红军用过的碎碗片、住过的破山洞，内心顿时受到极大冲击。

“那么苦的日子红军都熬过来了，我为什么不行？”于是，王学广留了下来。

2001年，刚刚退休的王学广转身走马上任，成了母瑞山革命纪念园历史陈列馆馆长，兼任馆内唯一的讲解员。这一便是整整20年。尽管偶尔自嘲普通话不好，但当来访者提出想要听王学广现场讲解一番时，

眼前的小个子老人会迅速挺直腰板，嗓子一亮，状态便来了。

吴婷是接棒王学广的年轻讲解员之一，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于2016年进行扩建后，身为农场职工子弟的她，和另外两名年轻人一起在接受专业培训后，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红色旅游带来的红利不止于此。2018年，母瑞山农场公司对母瑞山七队职工住宅进行旅游化改造，每家留出两间卧室共4张床作为民宿，用来接待到母瑞山参观学习的游客或学员。

“每到节假日，100多个房间几乎爆满，2020年共接待了上万人次。”眼下算是母瑞山红色旅游的淡季，但母瑞山农场公司培训中心工作人员吴维贤早就忙碌起来，“今年是建党百年，过来参观的游客不会少，现在预定参观培训的团队就有七八批之多。”

说话间，母瑞山七队“振兴母瑞”的门洞处，已不时有游客探进脑袋，“这么漂亮的革命老区，这么漂亮的民宿，一定要来住一住。”

(本报定城2月28日电)

## “百年瞰变迁”



90余年过去，“红色”依旧是母瑞山的底色。当年，母瑞山两度保存琼崖革命火种；如今，当地充分挖掘红色资源，发展红色旅游，焕发出勃勃生机。图为航拍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



在红军供销社遗址处，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历史陈列馆馆长王学广（左）给到访的海南日报报道组一行介绍琼崖红军革命历史。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 张茂 摄

## “百年文史荟”

### 艰苦岁月里的笛声依旧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实习生 刘璐璐

衣衫褴褛，脚丫裸露，老战士横笛吹奏，引得小战士依偎在旁凝神倾听……定安县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里，这尊由我国当代著名雕塑家潘鹤创作的经典铜塑《艰苦岁月》，被馆长王学广称作是“镇馆之宝”。

这评价并不算夸张。《艰苦岁月》铜塑于1957年创作完成，是潘鹤受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委托，为建军30周年美术展而创作的。这件作品的照片先后有全国200家报刊发表，后来更收录在小学课本中，承载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雕塑的创作灵感，源自原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时任广东省副省长冯白驹给潘鹤讲的一个故事。

故事发生在1932年。彼时，琼崖革命陷入最低潮，冯白驹等人率领100多人的队伍转战母瑞山密林深处，开始了野菜充饥、大地为床、树叶为被的生活。

尽管条件极为艰苦，这个小小的战斗集体却始终保持坚定与乐观的革命情操和旺盛的战斗力，琼苏政府秘书长王业熹更是从上山那天起便一直带着一支笛子，战斗最紧张的时候也不肯把它丢了。

这一天，夕阳西下。王业熹往地上一坐，拿起笛子便吹了起来。冯白驹和妻子王惠周和着笛声唱起琼剧，琼苏政府主席符明经用竹棍敲起椰壳碗，全体战士们也纷纷开



《艰苦岁月》铜塑

始跟着帮腔和声、载歌载舞……

“在那种环境里仍谈笑自若，实不简单。”潘鹤被这个小故事深深震撼，当即决定用吹笛这个典型动作来表现红军战士的乐观主义精神，又以年轻的小战士被优美的笛声引起对美好未来之憧憬，去表现战士对革命的必胜信心。

如今，《艰苦岁月》铜塑原件存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1988年，潘鹤按照原样铸造了第二尊《艰苦岁月》铜塑，于2016年移至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底座刻有铭文：献给孤岛奋战二十三年的勇士们。

(本报定城2月28日电)

扫二维码，看《革命火种燃母瑞》  
相关视频报道。

编辑/出镜 邱肖帅  
摄影/剪辑 韦茂金

## “百年微党课”

### 不畏艰难迎难而上 勇于战斗战无不胜

时间:2021年2月24日  
地点:定安县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  
微党课主讲人:

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历史陈列馆馆长 王学广

8个月，200多个日夜，对于地处深山、缺衣少食、寒病交加，又被敌人重重封锁与不停搜剿的琼崖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而言，那是怎样一段艰苦卓绝的岁月！但他们却敢与天斗，与地斗，与敌人斗，用一场突围、一份坚持、一种奇迹，成功保留革命火种，铸就了伟大的母瑞山精神。

乐于吃苦，不惧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是母瑞山精神的动力源泉。食的是野果野菜，穿的是树叶树皮，面对这般超常人想象的生死考验，琼崖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腿肚子不会抖，腰杆子不会弯，甚至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候也不忘吹响悠扬的笛声……这样一支看似羸弱不堪，实际却朝气蓬勃、积极向上，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革命队伍，自然是不可战胜的。

勇于战斗，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是母瑞山精神的集中体现。18名红军伤病员为了不被敌人活捉受辱，怀抱钢枪纵身跃入母瑞山青龙潭；红色娘子军8名战士为了掩护主力从母瑞山撤退，与敌人搏斗流尽最后一滴血……在一场场生死存亡的搏斗中，琼崖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始终保持一种视死如归、血战到底的战斗意志，始终保持一种不怕牺牲、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让敌人刻骨铭心、不寒而栗。

母瑞山精神，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提炼出的财富，从中不难找到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答案。这种精神具有跨越时空的永恒价值，激励我们树立起小省份也能有大作为的雄心壮志，始终保持不甘落后、奋勇直追的进取精神，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前进道路上，不达目标不罢休。

(整理/本报记者 李梦瑶)

## “百年青年说”

海南师范大学研究生  
刘璐璐

从破败的茅草屋到崭新的小洋房，一边是旧照片，一边是实地所见，历史与现实的对比是如此直观而强烈；从荒山野岭到美丽乡村，一个是革命老区原先的环境，一个是革命老区新貌，发展的成果肉眼可见、触手可及……是谁，在母瑞山创造了这一奇迹般的变化？

跟随海南日报报道组走访母瑞山后，我得到了答案：是开荒拓土的琼崖革命先辈，是如今勤劳勇敢的定安百姓，是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每一位党员和乡亲。从革命到建设，他们从不畏惧“艰苦卓绝”，他们始终坚持“奋勇争先”。

作为年轻党员，我在这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置身于琼崖革命的摇篮，参观红色遗址，了解“两度保存革命火种”的故事，感受家国命运的多舛，体会星火燎原的不屈。

斗转星移，变化的是母瑞山革命根据地面貌，不变的是我们需要学习、重温、践行、传承的“母瑞山精神”。

海南大学本科生  
李文旭

母瑞山是琼崖革命的摇篮，曾两次保存了琼崖革命的火种。当我站在母瑞山这片土地上的时候，细听老馆长述说母瑞山的红色革命历史，我仿佛看到了红军在巍巍青山中用鲜血绘就了不屈的革命画卷，写就了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倒”伟大征程中艰苦卓绝的一笔。

从硝烟中走来，如今，依托红色旅游的发展，母瑞山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小洋楼随处可见，乡亲们日子越过越红火，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般幸福欢喜、安居乐业的场景背后，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帮助和扶持。我坚信，只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懈奋斗，我们一定能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